

許文雨編著

人間詞話講疏
鍾嶸詩品講疏

附補遺

成都古籍書店

I207.23/32

许文雨 编著

鍾嶸詩品講疏

人間詞話講疏

附補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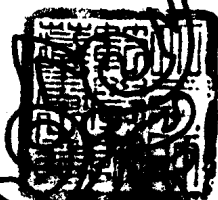
成都古籍書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19589

919589



钟嵘诗品讲疏·人间词话讲疏·附补遗

许文雨 著

✱

成都古籍书店影印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金牛印刷厂印制

✱

850×1168毫米 1/32 8.875印张

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1.20元 印数：1—30000部

DC40/30

重印说明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五言诗趋于成熟的时期。此时期中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的专论和专著，钟嵘的《诗品》就是对五言诗人及其源流加以评述的一部名作。

钟嵘（？——约五一八），颍川长社（今河南许昌）人，生活年代在南朝齐、梁间，入梁后，曾为衡阳王萧元简的记室，专掌文翰，因此后人又称之为钟记室。《诗品》成书于沈约卒后，较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略晚。

《南史》本传说：“嵘品古今诗，为评言其优劣。”他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五言诗人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，并对每个人加一些评语，故《诗品》又名《诗评》。他论诗主张文质结合，认为当“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。”他对刘宋以来一些诗作中堆砌典故的现象深致不满，并对沈约等人提倡的声律说提出异议，认为声律说使得“文多拘忌，丧其真美”。

尽管他的品评不免偶有偏颇失当之处，对于个别诗人如曹操、陶渊明等，品第也不公允，但在古典文论中始终不失为开创了历史批评的新方法之代表作。

近代以来，为《诗品》作注的虽有数家，但多为笺注体，偏重在注出《诗品》所涉及到的诗篇。许文雨先生的《讲疏》则重在贯串疏释，有助于我们对钟氏命意的理解，

其分析多有独到之见，足可供治文学批评者的参考。

王国维（一八七七——一九二七），浙江海宁人，近代著名的文史学家，对中国古代史、甲骨、金文、汉晋木简、敦煌文献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卓越的贡献。他早年还重视词曲的研究，开创了一代风气。《人间词话》是他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很有影响的一部作品，初发表于一九〇八年，后人陆续有所增辑。王氏提出论词的境界说，谓「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」的才是「有境界」的上乘作品。他还提到古今来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，尤为人所乐道。当代治文史学的前辈学者赞许此书「见解新颖」，行文「晶莹澄彻」，实非过誉。

此书问世以来，注者继踵，但或只笺上卷而遗其下卷，令人有全豹未窥之憾；或但引所涉原词，于王氏论词之意少所发明，读者对此不能不感到美中不足。

许文雨先生的《人间词话讲疏》是首先对全书进行疏通讲解的专著，不仅是「创为」，而且有不少「创获」。

许文雨先生从前曾刊行过一部《文论讲疏》，久已绝版，现在我们将其中的《诗品讲疏》和《人间词话讲疏》辑出，合为一册，于以重印，并附录徐调孚同志所辑《人间词话补遗》以飨读者。

成都古籍书店

一九八三年二月

许文雨著

鍾嶸詩品講疏

目 录

钟嵘诗品讲疏·····	一
人间词话讲疏·····	一六九
人间词话补遗(附录)·····	二五五

鍾嶸⊖詩品⊖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⊖照燭三才，暉麗萬有，靈祇待之以致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詩。⊖

昔南風之辭，⊕卿雲之頌，⊖厥義復矣。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。」⊕楚謠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⊖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

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明鈔本「目」下有「矣」字⊖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是炎

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。⊖

自王揚枚馬之徒，詞明鈔本作「詩」字賦競明鈔本作「竟」字，爽而吟詠靡聞。⊖從李都尉迄班婕

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⊖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。⊖

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篤好斯文。平原兄弟，鬱爲文棟。④劉楨王粲，爲其羽翼。

次有攀龍託鳳，自致于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①明鈔本作「年」字。⑤彬彬之盛，大備于時矣。

是後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②二陸③兩潘④一左⑤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

永嘉時，貴黃老，稍尙虛談。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，似道德論。⑥建安風力，盡矣。

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，⑦變創其體。劉越石仗清剛之氣，⑧贊成厥美。⑨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。

逮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。⑩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，固已含跨劉郭，陵轢潘左。⑪

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仲宣爲輔。⑫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景陽爲輔。

⑤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。⑥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，文約意「明鈔本作「易」字」廣，取效風騷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⑦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。故云會於流俗。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爲詳切者邪。

故詩有三「明鈔本作「六」字」義焉。一曰興。二曰比。三曰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也。因物喻志，比也。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⑧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。幹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青。「明鈔本作「粉」字」使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。

若專用比興，則患在意深。意深則詞躓。若但用賦體，則患在意浮。意浮則文散。嬉成流移，文無止泊，有蕪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羣託詩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⑨漢妾辭宮。⑩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

蓬。或負戈外戍，殺氣雄邊。塞客衣單，嬌閨淚盡。又「明鈔本作」或「字」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。④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。⑤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。非陳詩何以展其義。非長歌何以騁其情。故曰：「詩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⑥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「明鈔本作」悶「字」莫尚於詩矣。

故詞「明鈔本作」一「詩」字人作者，罔不愛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。纔能勝衣，⑦甫就小學，

必甘心而馳騫焉。於是庸音雜體，人「明鈔本作」一「各」字各爲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

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獨觀謂爲警策，衆覩終淪平鈍。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劉爲古拙，

⑧謂鮑昭義皇上人，⑨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昭，終不及「日中市朝滿」⑩「學

謝朓劣得「黃鳥度青枝」⑪「徒自棄於高聽，無涉於文流矣。」

觀王公縉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以詩爲口實，隨其嗜慾，商榷不同，淄澠並泛，朱紫相奪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。近彭城劉士章，⑫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

爲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。其文未遂，感而作焉。

昔九品論人，^①七略裁士，^②校以賓實，^③誠多未值。至若詩之爲技，較爾可知。以類推之，殆均博奕。^④方今皇帝，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沉鬱之幽思，文麗日月，賞究天人。昔在貴遊，已爲稱首。況八紘旣奄，風靡雲蒸，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。^⑤固已「明鈔本無「固」字」「已」作「以」，瞰漢魏而不顧，吞晉宋於胸中。諒非農歌輟議，^⑥敢致流別。嶠之今錄，庶周旋於閭里，均之於談笑耳。^⑦

①案嶠傳，梁書南史，互有詳略，茲參錄如下：鍾嶠，字仲偉，潁川長社人，晉侍中雅七世孫也。父蹈，齊中軍參軍，嶠與兄阮弟嶼並好學，有思理。嶠，齊永明（齊武帝年號）中爲國子生，明周易，衛軍王儉領祭酒，頗賞接之。建武（齊明帝年號）初，爲南康王侍郎。時，齊明帝躬親細務，綱目亦密。于是郡縣及六署九府，常行職事，莫不爭自啓聞，取決詔敕，文武勳舊，皆不歸選部。於是憑勢互相通進，人君之務，粗爲繁密。嶠乃上書言：「古者明君揆才頒政，量能授職。三公坐而論道，九卿作而成務，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。」書奏，上不懌，謂太中大夫顧暕曰：「鍾嶠何人？欲斷朕機務，

卿識之否？」答曰：「鍾嶸位未名卑，而所言或有可采。且繁碎職事，各有司存。今人主總而親之，是人主愈勞，而人臣愈逸，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。」上不顧而他言。遷撫軍行參軍，出爲安國令。永元（齊東昏侯年號）末，除司徒行參軍。天監（梁武帝年號）初，制度雖革，而日不暇給。嶸乃言曰：「永元肇亂，坐弄天爵，勳非卽戎，官以賄就。揮一金而取九列，寄片札以招六校。騎都塞市，郎將填街。服既纓組，尙爲臧獲之事。職惟黃散，猶躬胥徒之役。名實淆紊，茲焉莫甚。臣愚謂永元諸軍，官是素族，士人自有清貫。而因斯受爵，一宜削除，以懲僥競。若吏姓寒人，聽極其門品，不當因軍，遂濫清級。若僑雜僉楚，應在綏撫，正宜嚴斷祿力，絕其妨正，直乞虛號而已。謹竭愚忠，不恤衆口！」敕付尙書行之。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。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，引爲寧朔記室，專掌文翰。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，山發洪水，漂拔樹石，此室獨存。元簡命嶸作瑞室頌，以旌表之，辭甚典麗。嶸嘗求譽於沈約，約拒之。及約卒，嶸品古今五言詩爲詩評，言其優劣云云，蓋追宿憾，以此報約也。承聖（梁元帝年號）元年，卒于官。

◎詩品之名及各刻本

詩品之名，梁書本傳及隋唐宋各志，均作詩評。今人古直云：「案序云『彭城劉士章欲爲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，其文未遂，感而作焉。』則本名詩品。國語鄭語：『以品

處庶類者也。』章昭注：『高下之品也。』仲偉此書，自比九品論人，故曰詩品云爾。』郭紹虞云：

「一案是書晦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，故唐宋類書除吟窗雜錄節引數語外，餘如藝文類聚、初學記、北堂書鈔、太平御覽、事類賦注等書均未見稱引，而明清叢書中則屢見採輯。今就見於各叢書者錄之：有稗史集傳本、說郛本、夷門廣牘本、格致叢書本、天都閣藏書本、顧氏文房小說本、四十家小說本、續百川學海本、漢魏叢書本、津逮祕書本、龍威祕書本、歷代詩話本、學津討原本、詩法萃編本、擇是居叢書本、詩觸叢書本、談藝珠叢本、玉雞苗館叢書本、對雨樓叢書本、諸子百家精華本、螢雪軒叢書本。尚有一親筆存本，係鈔本。一案尚遺嚴可均輯全梁文本、鄭文焯手校津逮本。就上列各本詩品言之，今人趙萬里獨推重擇是居叢書本，以該本據明正德元年退翁書院鈔本開雕，時有勝義，足供較勘也。本講疏用何氏歷代詩話本，而以擇是居叢書本及對雨樓叢書本（二本大致相同）參校之。詩品之注，似以明馮維訥詩紀別集所標注者爲最先見。友人儲皖峯云：「峭帆樓叢書本、離憂集卷上載有陸鉞所著鍾嶸詩品注釋。」謹檢離憂集巽菴小傳，有：「陸鉞，字仲威，號巽菴，常熟人。少羸疾，棄舉子業，與錢牧齋輩聯社吟咏，所著書有杜詩注證謬、鍾嶸詩品注釋、紀年詩集、紀年文集、詩餘，共若干卷。年五十五，忽盲廢。」云云。鉞此書

刻本未見。本品詩家爵里，以友人彭嘯咸所考最詳，茲多據錄。

詩品與當時風會

總我國之史觀之，中古之中世期，乃混亂最久而最甚之時代也。漢之末

也，則爲三國鼎峙之局；晉之亂也，則爲十六國割據之局；及過江以還，則爲南北朝對立之局。因國土之分裂，與種族之殊異，排擠凌轢之端，播爲風氣，卒其推衍所至，久而彌熾。三國之世，縱橫騁詞，震動敵國，已有所聞。并以九品設官定制，寒門世族，浸以養成。迨夫典午失馭，海內分崩，南北區號，歷久爲梗。宋書索虜，魏書島夷，肆其穢詞，互相醜詆。至若出使專對，行人之選，尤必誇其才地，抵掌談論，抑揚盡致。以與鄰國爭勝衡長焉。是爲屬於政治之批評。又因其時異族雜處，種類混淆，衣冠之族，輒自標異，門閥積習，無可移易，以士庶之別，而爲貴賤之分，矜己斥人，所爭尤嚴。是則起於風俗之批評。夫競爭正統，指斥僭號，矜尙門地，區別流品，既悉爲當時政治風俗習見之例，則其他之文化學術，有不蒙其影響者乎？歷覽藝林，前世文士，頗矜作品，鮮事論評；及曹丕褒貶當世之人，肆爲之辭，於是搦筭論文，多以甄別得失爲己任。在梁一代，蕭子顯秉其史論之識，以繩文學；劉勰更逞其雕龍之辯，以評衆製；庾肩吾則載書法之士，而品之有九；鍾嶸亦錄五言之詩家，而次之爲三。衡鑒之作，於斯稱最矣。竊謂嶸處於政治風俗譏議相尙之秋，殆自有

所默授而作。若蕭劉庾諸氏，亦蔚然並起於此時，更足證風會之有自也。爰就論世之義，略闡明之，以弁卷首，爲讀書知人之先導云爾。

品例略志

詩品體例，分品取九品七略之意，論域限以五言之目，評見則宗尚自然，頗與龍同趣。斯皆鍾氏序中顯訂之例。顧案之本書，悉未有符。一者則自弛其說云，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。若應璩謝混，一名兩品，次於何有。二者如夏侯湛家風之詩，謝惠運風謠之製，均見品及，則四言雜言，概乎遭混。三者則且屈例以求，加事義，表學問云云，胥妨英旨，自不煩言。其餘標例所無，隨文敷陳，讀者或習而不察，著者則厥旨未彰。頃既從事釋述，特表其緒餘，示諸卷首。釋例附見。

一曰見分體置品之微

記室品第之說，第以其卷次求之，殊多未盡。彼之心目中固尚有明劃之三派焉。一派爲正體詩，以曹子建爲首，子建所製，得乎權怨中和，有五言正宗之目。子建而後，陸士衡循其規矩者也。謝靈運則能光大其體法者也。此派之詩，至謝超宗顏則輩，而繼響漸絕。一派爲古體詩，以應璩爲首，而輔以元瑜堅石諸人，造懷指事，頗申古語。嵇康阮籍，雖復矯異，勢未甚遠。此派之詩，至張欣泰范縝而不絕如縷。一派爲新體詩，以張華爲首，託體華豔，休鮑後起，美文動俗。王沈以下，流爲宮體。此派之詩，風靡一時，固無論矣。記室就此三體，分次三卷，先

正體派，次爲古體新體二派，蓋有揚正抑俗之微意存焉。惟其間廁列，頗多所抽換，以顯優劣。如顏謝分品（采湯惠休說），休鮑亦分品（所謂「商周不敵」也），皆其例。餘得類推。要以大體觀之，則異派分卷，殆屬恆例。如曹公氣態蒼莽，子建詞采華茂，其體迥異，故析置之也。同派必表源流，卽非同卷，亦絕無源下流上之例。此應據陶潛，以簡樸同其體系者，雖曰青出，終當共廁一卷也。斯蓋記室千年就壘之旨，足與蕭子顯文學傳論之說合調。殆所謂百慮而一致歟。余誠恐今世復有王漁洋輩斤斤不釋者，爰爲銷解其略云爾。二曰標作家風格之觀。雕龍體性，僅及八體。以言文態，未見總盡。詩品援源以論作家，就人而贊風格，合論理甚順之序，無範圍作風之嫌。竊謂風格品語，爲記室微旨所寄，令人玩索不置。箋釋之責，繫此最重。芻蕘之獻，因詳於斯。與其他非論文之書，僅訓詁字句者，自不同科。三曰存知人論世之義。如上卷品李陵詩，中卷品秦嘉徐淑詩，皆其例。蓋與謝靈運郭中八詠詩小序同旨。四曰明一代文變所自。本書以詳於流變間，故入品者，文或未工，而身繫風會，實有足多。如孫綽許詢之詩，頗表晉代玄風，蕭選未收，此則品序悉詳。五曰不廢平側之理。記室惡用四聲，除文拘忌，唯平側之理，初未委棄。其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云云，與浮聲切響之說，亦復何殊。然則此謂清濁，自不離